

关于 爱与美

愛と美について

「日」太宰治 著

何青鹏 译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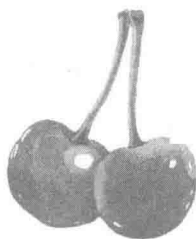
现代出版社

关于 爱与美

愛と美について

「日」太宰治 著

何青鹏 译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关于爱与美 / (日) 太宰治著; 何青鹏译. —北京: 现代出版社,

2018.9

ISBN 978-7-5143-7277-9

I. ①关… II. ①太… ②何… III. ①小说集—日本—现代

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210638号

关于爱与美

著 者: [日]太宰治

译 者: 何青鹏

插 图: [日]竹久梦二

责任编辑: 曾雪梅

出版发行: 现代出版社

通信地址: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
邮政编码: 100011

电 话: 010-64267325 64245264 (传真)

网 址: www.1980xd.com

电子邮箱: xiandai@vip.sina.com

印 刷: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 印 张: 6.5

版 次: 2018年10月第1版 印 次: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

字 数: 128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-7-5143-7277-9

定 价: 48.00元

致读者

所载全都是未发表的作品，我想读者读起来也会乐在其中吧。

写这些故事，是想给日常生活的荒凉点缀一些色彩。然而寂寥本身，或也可算得上幸福感的一种。现在的我，并没有那么不幸福。一直以来，人们也都对我颇为担待，总是原谅着我。想来尽是些苦涩的事情。

《火鸟》写了一半，一时间陷入了停顿，处境十分艰难。也请让我再做些思考吧。

太宰治

昭和十四年五月

目录

致读者·····001

秋风记·····001

新树的话语·····023

花 烛·····055

关于爱与美·····095

火 鸟·····121

译后记·····195

太宰治年谱·····198

秋
風
記

伫立思物

所见皆物语

——生田长江

唉，我啊，究竟该写一部怎样的小说呢？我被淹没在故事的汪洋之中。我要是个演员该多好啊！我连自己睡觉的样子都能描画出来。

即使我死了，也会有人为我死去的脸描上美丽的妆容，也会有人为我而悲伤。K，她大概就会为我这样做。

K，是个比我大两岁的女人，今年三十二岁。

那就说说 K 吧。

K 与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血缘关系，但从小就常与我家往来，因此与亲人也没什么分别了。而现在，K 和我一样，也觉得“若从未活过该有多好”。生而为人，不过十年光阴，便已见过这世上最美的事物。此后无论何时死去，也都不会后悔。可 K 却依然活着。为了孩子活着，也为了我活着。

“K，你恨我，对吧？”

“嗯，” K 严肃地点点头，“有时候，甚至想让你去死。”

亲人大都已经亡故。最年长的大姐，二十六岁时去世了。父亲，五十三岁去世。最小的弟弟，十六岁去世。三哥，二十七岁去世。今年年初，二姐紧随其后，三十四岁去世。侄子，享年二十五岁。堂弟，享年二十一岁。都是与我非常亲近的人，结果到了今年，一个个都相继亡故了。

若是有什么必须赴死的缘由，就请敞开胸怀对我说吧。虽然也帮不上什么忙，但两个人还是可以好好谈谈。一天只说一句也行，就这么说上一两个月也可以。和我一起出去游玩吧。若是那样也寻不到活下去的意义，不，即便那样也不能让你一个人去死。到了那时，就让我们一起去死吧。留在世上的那个人太可怜了。你呀，知道的吧，断念之人的爱有多么深。

就这样，K 活着。

今年晚秋时节，我戴着一顶格纹鸭舌帽，把帽檐压得低低的，前去找 K。吹了三声口哨，K 才悄悄地打开屋后的栅栏门。

“要多少？”

“没钱了。”

K 盯着我的脸，问：“想去死？”

“嗯。”

K 轻轻地咬着下嘴唇，说：“好像每年一到这个时候，你就熬不下去了啊。冷吗？还扛得住吗？有没有外套？啊呀，还光着脚。”

“这叫时髦。”

“跟谁学的啊？”

我叹了口气道：“没跟谁学。”

K 也小声叹了口气，说：

“肯定不是什么好人。”

我报以微笑：

“想和 K 两个人一起去旅行……”

K 认真地点了点头。

我知道，大家都知道。K 会带我去旅行，她不会让这个孩子死掉。

那天午夜，我们乘上了火车。火车开动之后，K 和我终于松了一口气。

“小说怎么样？”

“写不出来。”

黑暗之中，只有火车的声音。哆啦嗒嗒，哆啦嗒嗒，哆啦嗒嗒。

“抽烟吗？”

K 从手提包里一个接一个地拿出三种外国香烟。

有一次，我写过一部这样的小说：决意寻死的主人公在临终之时，吸了一口醇香浓郁的外国香烟。在隐秘而模糊的愉悦之中，他打消了寻死的念头。这部小说，K 也是知道的。



我脸红了，可依旧还放不下端着的架子。一支接着一支，若无其事地把三种国外香烟都抽了。

火车到了横滨，K 买了些三明治。

“吃点儿吗？”

K 有意做出一副狼吞虎咽的吃相给我看。

我也放下心来，大口吃了起来。有点儿咸。

“我感觉自己哪怕只是说句什么话，都会让大家痛苦，无端的痛苦。倒不如就闭上嘴微笑还好一点儿。可我却是个作家，是个不说点儿什么就没法生活下去的作家。真是够难为人了。就连一朵花我也没办法好好爱护。只是闻一闻那朦胧的花香，这我忍不住。我总会像狂风一样折下这朵花，放在手心里，揪下花瓣，揉成一团。眼泪就这样不听控制地流下来，把花塞进嘴里，一点点嚼烂，再吐出来，踩在木屐下碾碎。就这样，我拿自己一点儿办法都没有。我想杀了自己。我可能不是个人吧。我这段时间真是这么想的。我莫不是撒旦？杀生石？毒蘑菇？什么？可不要说吉田御殿^①，我毕竟是个男人。”

“谁知道呢？”K 绷住了脸。

“K 是恨我的。恨我的八面玲珑。啊，我明白了。K 相信我的坚强，高估我的才华。因此，对于我的努力，对于我光鲜

^① 此处指的是以日本战国时期的德川千姬为原型的日本传说，相传她是淫荡公主，常引诱美男子至御殿供其玩乐，利用殆尽之后再予以毒杀。——译者注

背后那些愚蠢的努力都一无所知。就好像一个猴子剥蒜头，剥呀剥呀，剥到最里面什么都没有。可还是坚信，那里边一定有点儿什么东西。于是便接着剥另一个，剥呀剥呀，剥到最后还是什么都没有。这猴子的悲哀，又有谁能懂呢？所谓的见一个爱一个，其实就是谁都不爱吧。”

K 拽了拽我的袖子。我说话的声音很大，在乘客里很是突兀。

我笑了。

“我的宿命就在此处了。”

在汤河原下了车。

“说是什么都没有，那都是骗人的。” K 一边换上旅馆的棉袍，一边说，“这棉袍的青色花纹，真漂亮啊，是不是？”

“嗯。”我带着倦意回答，“你是说刚才关于剥蒜头的那番话？”

“嗯，”K 换完衣服，紧挨着我悄悄地坐下，“你不相信现在，那你不能相信当下的这一刹那呢？”

K 像个少女那样天真地笑了，她伸着脖子，盯着我的脸。

“刹那不是任何人的罪过，也不是任何人的责任。这我是知道的。”我像个当家的那样双手环抱胸前，端坐在垫子上，

“但对我而言，刹那也不能构成生命的喜悦。我只相信死亡之时那一刹那的纯粹。然而，这世上那些喜悦的刹那——”

“是害怕紧随喜悦之后的责任吗？”

K 有点起劲儿了，小声地问道。

“实在没法收场啊。烟火只有一瞬，可肉体即便死去，却依然要以丑陋的形态残存在世上，还不知道要残存到什么时候。若是在看见美丽极光的那一刹那，肉体就随之一同燃尽，那该多好。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。”

“真没志气。”

“啊，对于语言，我已经感到厌倦了。随你怎么说吧。有关刹那的事情，就去问那些刹那主义者吧。他们会挽着你的手一点一点教你的。为人生添汁加味，每个人都对自己的那套烹调方法信心十足。活在过去也好，委身刹那也罢，再不然就是寄希望于未来。笨蛋与聪明人之间的分别，大约就在此处了吧。”

“那你呢？是个笨蛋吗？”

“你可饶了我吧，K。我们既不是笨蛋，也并非聪明人。我们要糟糕得多。”

“快说！”

“布尔乔亚。”

而且是落魄的布尔乔亚，仅仅背负着罪的记忆而活着。两人意兴阑珊，便匆匆忙忙站了起来，拿了毛巾向楼下的浴场

去了。

过去明日皆不可语。只在这一刻，只在这情感满溢的一刻，于沉默中立下坚定的誓约，我也好，K也好，一同踏上旅程。家中的琐事不可说，身上的痛苦不可说。对于明日的恐惧不可说，对于为人的困惑不可说，对于昨日的耻辱不可说。只有这一刻，至少在这一刻，能够得到安宁。我们一边在心中祈祷，一边悄悄地洗刷身体。

“K，你看我肚子这里，有个伤疤对不对？这是盲肠手术的时候留下来的。”

K像母亲一样，温柔地笑了。

“K的腿很长，可你看，我的腿要更长对不对？一般的裤子都穿不了。还真是个麻烦的男人啊。”

K凝视着昏暗的窗户，问道：

“你说，有没有善的恶行？”

“善的恶行？”我也出了神，嘴里喃喃着。

“下雨了？”K忽然竖起耳朵听了起来。

“是山间的溪流，就从这下边流过。早上的时候，浴场窗外满是红叶。高耸的山峰就立在眼前，简直要让人惊讶得叫出声来。”

“你时常来这儿吗？”

“没有，就来过一次。”

“为了寻死吗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那会儿有没有在附近走走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今晚怎么样？”K若无其事地问。

我笑了，道：“什么呀，这就是K说的善的恶行吗？哎呀，我还没——”

“什么？”

我终于下定了决心，道：“我想你会不会和我一同去寻死。”

“啊，”这一次K笑了，“这有一种说法，叫作恶的善行。”

我们慢悠悠地，一级一级地走上浴场长长的楼梯。每登上一级，就念一次：“善的恶行，恶的善行，善的恶行，恶的善行，善的恶行，恶的善行……”

我们叫了一个艺伎。

“我们两个人待着，有殉情的危险。因此只好请你今晚看着我们不要睡觉。要是死神来了，就把它赶跑。”K一本正经地说。

“明白了，如有万一，我们就三个人一同殉情而死吧。”艺伎回答。

我们点燃了纸捻儿，做起了游戏。要在纸捻儿上的火灭掉之前，说出规定的事物，并把纸捻儿传递给下一个人。毫无用

处的东西，好，开始！

“裂了一只的木屐。”

“不能跑的马。”

“坏掉的三味线。”

“照不了相的照相机。”

“不亮的电灯泡。”

“不能飞的飞机。”

“那还有什么？”

“快点儿快点儿。”

“真相。”

“啊？”

“真相。”

“什么蠢话，那么，忍耐。”

“好难啊，那我说，辛劳。”

“上进心。”

“颓废。”

“前天的天气。”

“我。” K 说。

“我。”

“那，那，那我也说——我。” 火灭了，艺伎输了。

“我都说了嘛，太难了。” 艺伎马上放松下来。